



“陈丹燕的上海”系列。

## “一个人就是一支考古队” 陈丹燕：25年写一本叫“上海”的书

带有“未来性”的怀旧

白

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，作家陈丹燕集中大部分精力写上海。25年来，已积累出版“上海三部曲”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《上海的红颜遗事》，“外滩三部曲”《外滩：影像与传奇》《公家花园的迷宫》《成为和平饭店》，以及2020年最新出版的《陈丹燕的上海》等有标识度的畅销书作品。易中天说陈丹燕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，组成了她‘一个人的考古队’，发掘着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”。“陈丹燕的上海”已经成为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作家毛尖评价说，“就像马可·波罗为威尼斯而生，陈丹燕为上海而存在，上海也因她而更动人。”

作为十九世纪通商口岸城市最重要的码头之一，上海的来历、它的雄心、它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，它对日常生活的尊重，都是备受人们热爱的理由。提到上海，很多人会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那是民族资本在上海起飞的年代，有很多时代的传奇。但是作为出生于1958年的陈丹燕，念兹在兹的上海是“1949年以后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存在，向全中国输出了城市的生活方式”的上海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轻工业产品对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历久弥新的影响。很多人的童年和青年记忆中，可能都有写着“上海”的包包、花露水、大白兔奶糖等。而这，也是陈丹燕最想传达出的“上海”。



陈丹燕，发掘着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。

作为专心书写城市的作家，陈丹燕自比“该隐的子孙”。“在创世纪，该隐杀了兄弟，被逐出土地，流浪四野，他算是第一个城市人。现在，该隐的子孙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。她出生在北京，生长于上海，旅行去过世界上将近三百个城市，并描写它们的面貌与生活，城市总是她的描写对象，从上海到圣彼得堡。这些城市对她来说好似一间巴洛克房间里的各种镜子，它们彼此映照，相互证明，重重叠叠的倒影里最后映衬出一张真实的面孔。她在圣彼得堡见到了1950年代的上海，在1990年代的上海遇见的，是1970年代的伦敦。这些城市好似一个连环套，当你看懂一个，就看懂了更多其他的。‘上海三部曲’其实是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叫上海。”

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很畅销，以至于有人问她，“你写的上海，是不是你编的？”“天地良心，我没有编。”但这些质疑让她意识到，“上海是一个由很多不同的街区和不同的社区组成的城市，是一个真正的城市，并不只是有单一的文化，它的文化随着街区的不同是不同的。这个街区的人未必能够理解另外一个街区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想的是什么样子的。包括大家说的上海话发音，不同街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法国城，我们说阿拉，但是我听到虹口区人说牢，有这些细小地方，原来你是从那里来的。在这些反应里，上海是一个多元城市，有很多亚文化在不同街区生长。”

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李欧梵坦言，“敬佩陈丹燕这样的作家。她几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带动上海的怀旧热。她告诉我们，上海的宝贵在于留住了文化的传承性。”1月16日，在全球最高的书店，“上海中心”大厦52层——朵云书店上海旗舰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举行了主题为“记忆上海 致敬年代”的《陈丹燕的上海》系列7本新书发布会。陈丹燕提到，她笔下的上海“怀旧”，并不是一般的怀旧，“上海的怀旧，带有未来性，并不只是怀念一去不复返，它希望一去而重返。开放的，活跃的，繁荣的，乐观的城市活力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实习生 李昊南

“很多人的童年和青年记忆中，可能都有写着‘上海’的包包、花露水、大白兔奶糖等。而这，也是陈丹燕最想传达出的‘上海’。”

### 上海是一个生命体

2021年1月，“陈丹燕的上海”系列7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集中推出最新版。在《陈丹燕的上海》中，陈丹燕分别讲述了搬家与父母的八个箱子的故事，洋泾浜英语与上海买办的故事，为保护城市记忆而永不拓宽街道的故事，柯灵故居的故事，傅雷故居的故事，贺友直和他的老上海插图的故事……在《上海的红颜遗事》中，我们了解到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的悲催人生。两岁时父母离异，她学会了把心事藏在心底，笑容挂在脸上。童年的她生活优裕，客串过电影《三毛流浪记》里的富家小女孩；后来她经济来源几乎断绝，却不肯在恋人面前透露窘迫，视爱情为纯洁的象牙塔。她是大时代里的普通人，承受命运的悲凉……陈丹燕说：“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，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，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的人。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，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人……我是想写一写这样的普通材料制成的人，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的际遇。”

有忍有仁，大家闺秀犹在；花开花落，金枝玉叶不败。在《上海

的金枝玉叶》中，主角是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，6岁时就读于著名的中西女塾，24岁燕京大学心理系毕业。她父亲当年应孙中山邀请回国创办上海最新潮的百货公司，她的二姐与宋美龄是闺中好友，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是康有为的外孙女。25岁她嫁为人妇，丈夫是林则徐家的后代。之后的岁月中她一贫如洗。但磨难没有使她心怀怨恨。她仍然可以用铝锅在煤球炉上烤出带圣彼得堡风味的蛋糕，从农场带回的一只小鸡让儿子快乐好久……90高龄谢世时，她把遗体捐给上海的红十字会，得到的纪念品，是用她的白发编成的“90”字样的花环。她叫戴西，英文里这个名字是雏菊的意思。陈丹燕从细读戴西一岁到九十岁的数十张私人影像着手，勾连起这个在磨难中依然保持芬芳洁净的女子的一生。阐述了个历经沧桑海桑田的女子，何以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。戴西的精神之美——乐观主义、风趣、内心的骄傲与尊严，深深打动了中外读者。

在“外滩三部曲”中，我们得以跟着陈丹燕更深了解了上海建筑的灵魂，得以触摸城市的文脉，知道这个城市的来历。“华人与狗

不得入内”的标牌是否存在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公园如何诞生？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，造就了一座身世传奇的公园……陈丹燕在《公家花园的迷宫》中，讲述了公家花园，那个因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著名公案而拥有了传奇身世的公园，从建造迄今150年中的故事。传教士，满清民国遗少，中英混血儿，上海史专家，外滩市井居民，回沪知青子女……一个个与公园有着不解之缘的人物，其个人命运与公园历史纠缠在一起，互为见证，同时也成为百年来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道缩影。

如此孜孜不倦地写上海，动力何在？在陈丹燕看来，城市是个生命体，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物。“城市有自己的性格，命运，脾气，丰富的怪癖，独特的小动作，以及如同体味般，连大风也吹不掉的气味。它可以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，它有时凋败，似乎死去，但它又会适时地复活。它有时兴旺，四下欣欣向荣，处处夜夜笙歌，但它一定会在某个时代的拐角处被迎头痛击。城市总能在经历中长出新的经历，在生命中孕育出新的生命，在面容中呈现出新的容颜。”